



春天要 來到的時候

斯克列比茨基著

鄭國華 譯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少年兒童故事叢書

春天要 來到的時候

斯克列比茨基著
鄭國華譯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少年兒童故事叢書

1—3000冊

春天要來到的時候

原著者 斯克列比茨基

翻譯者 鄭 國 華

印刷者 大新印刷廠

出版者 北新書局

上海復興中路541號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版 定價三千六百元

總發行 童聯書店

上海天津路十九號

目錄

一	樹林的回聲(代序).....	一
二	山雀.....	九
三	小鵲.....	一九
四	一個小造林家.....	二五
五	山雞娃娃.....	二八
六	天鵝.....	三五
七	河狼.....	四三
八	在打穀場上.....	五〇
九	捉狐狸.....	五九
十	春天要來到的時候.....	六七
十一	長尾鵲.....	七一

春天要來的時候

一 樹林的回聲（代序）

在這本小書裏，我想對兒童們詳細敘述我自己在樹林和沼澤中打獵的流浪生活，敘述我怎樣從童年起學會瞭解和愛好祖國的大自然。爲了這，使我不期然地記起了遙遠的童年時代的一件事。

那時我只有五六歲，我們住在鄉村裏。

有一次，媽媽帶着我到樹林裏去找野楊梅。那年野楊梅生得特別多，在村外一帶，在舊日採伐過的林地上，都長



着野楊梅。

現在我還記得這一天，雖然從那時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那天像夏天一樣的熱，有太陽。可是我們剛走近樹林，忽然天空中擁來一片烏雲，從烏雲裏落下又密又大的雨點，太陽還繼續照射着。雨點落到地上，沉重地打在樹葉上，迸發出各種顏色的水花。它們掛在草上、灌木枝上、樹上，陽光在每一雨點中反射着、閃爍着。

我和媽媽還沒有來得及到樹下避雨，陽光照射下的小陣雨就已經停止了。

「瞧，幼拉，多美呀！」媽媽從樹枝下走出來，說着。

我望上去，經過整個的天空張起了一道弧形的彩虹，好像一端架在我們的村子上，另一端遠遠地伸向河那邊的草原上。

「呵呀，真好啊！」我說，「像一座橋，沿着橋跑過去多好啊！」

「你還不如在地上跑跑。」媽媽嘲笑着。之後，我們到樹林裏去採集野楊梅。

我們在林中空地上、在小丘和樹墩旁邊信步走着，到處都看見肥大的

成熟的漿果。

稀薄的水氣，從雨後太陽晒熱的地面上發出來，空氣中夾和着花、蜂蜜和野楊梅的氣味，奇香撲鼻，像飲着一種又香又甜的酒。爲了親嘗這種味道，我摘了一個野楊梅，不把它放進筐裏，直送到口裏去。

我沿着灌木林跑過去，輕輕搖落它們上面餘剩的雨水。媽媽就在附近不遠的地方信步走着，因此我一點也不怕在樹林裏迷路。

忽然，一只黃色的大蝴蝶從林中空地的上空飛過，我取下頭上的軟帽，跟在它的後面跑。可是蝴蝶一忽兒落到草上，一忽兒又飛上去，我在它的後面追着，追着，結果就這樣追得看不見了，它飛到樹林裏的某處去了。

我氣喘得厲害，停下來向四周探望：「媽媽在哪兒呢？」什麼地方也看不見她。

「喂！」我像平常在家裏捉迷藏時一樣地叫着。

突然，從遠處某地，從樹林深處，聽到答話：「喂！」

我大吃一驚，難道我跑開媽媽這樣遠嗎？她在什麼地方？怎樣找到她

呢？整個樹林原來是很使人愉快的，現在我覺得它很神祕、很可怕了。

「媽媽！媽媽！」我使勁地叫着，就要哭出來了。

「媽——媽——媽……」好像有人在遠處學着我的話。就在這個時候，媽媽從緊靠着的灌木後面跑出來了。

「你叫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情？」媽媽吃驚地問。

「我以爲你在很遠的地方呀！」我立刻安靜了下來，回答着，「在那邊樹林裏，有人逗弄我。」

「誰逗弄你呢？」媽媽不明白地問。

「不知道是誰，我叫，他也叫，現在你聽吧。」於是我又壯着胆子叫着：「喂！喂！」

「喂！喂！喂！」從樹林深處回答着。

「這是回聲呀！」媽媽大笑起來了。

「回聲嗎？它在那兒幹什麼呢？」

「什麼也不幹，」媽媽回答着。「這是你自己的聲音，這聲音從樹林裏反射過來，你就覺得好像有人回答你。」

我聽了母親的話，有點懷疑：「這是怎麼回事？我自己的聲音回答我自己，甚至我已經不說話了，它還在回答。」

我又試着叫：「到這兒來！」

「這兒來——來——來！」這聲音在樹林裏重複着。

「媽，可能那邊還有人在逗弄我。」我猶疑地問，「我們到那邊去瞧瞧吧。」

「多麼可笑呵！」媽媽說，「好，你要去，我們就去吧，不過我和你不會找到什麼人的。」

我老是牽着母親的手，說：「誰知道他是怎樣的回聲呀！」我們沿着深林的小道走，偶而我大叫道：

「你在這兒？」

「這——這——這兒！」前面有聲音回答。

我們越過一道多樹的山谷，走到一個明朗的白樺樹林中。這兒沒有什麼可怕的了，我撒開母親的手，向前奔跑。

突然我看到了「回聲」，他坐在小樹墩上，背向着我。全身灰色，戴

着灰色多毛的軟帽，像童話中畫片上的林中妖怪一樣。我發出一聲尖叫，回轉身便向媽媽那裏跑去。

「媽，媽，回聲正坐在那邊小樹墩上。」

「你幹嗎盡說胡塗話！」媽媽生氣了，又牽了我的手，猛地往前走。

「他不會來觸犯我們嗎？」我低聲地說。

「別胡鬧，好不好。」媽媽回答。

我們來到了林中空地。

「那邊，那邊！」我低聲地說。

「那是庫茲馬老人在看牛呀！」

一聽見母親說話，「回聲」便回轉身來，我看見他那熟悉的白鬍鬚和白眉毛，白得像棉花做成的，像故意把棉花黏在他那焦黑多皺的臉上的。

「爺爺，我以爲：你是回聲！」我跑到老人那裏，大聲叫着。

「回聲嗎？」老人放下他用刀子削刮着的小木笛，驚異地說，「回聲——好孩子，它不是人，它是樹林的聲音。」

「怎麼是樹林的聲音？」我不明白地問。

「是這樣的，你在樹林裏一叫喊，它就答應你。每一顆樹，每一株小灌木都能發出回聲。聽吧，聽我怎樣和他們互相呼應。」

老人舉起他的小木笛，柔和地、婉轉地吹奏起來。他好像吹奏一種哀傷的小調，遠遠的樹林某處也跟着重複同樣的聲音。

媽媽走過來了，坐在隣近的小樹墩上，老人吹完了笛，回聲也跟着消失了。

「喂，小孩，現在你聽到我怎樣和樹林互相呼應了嗎？」老人說，「回聲，它就是樹林最美的靈魂。鳥兒的啼唱，野獸的吼叫，都能傳進你的耳朵，一點也沒有保留。只要你到樹林裏去，你就可以聽回聲，它會告訴你樹林的全部祕密。」

我那時候並不懂得回聲是什麼東西，可是我永遠愛着它，像愛着神祕的樹林聲音，像愛着笛管吹奏的歌曲，像愛着古老的童話。

就是現在，經過了很多年，我一聽到樹林的回聲，我立刻記起這晴和的日子、白樺樹、林中空地、和林中空地中間老樹墩上有什麼多毛的灰色的

東西，也許，是坐着一個鄉村的牧人，或者不是牧人而是一個老仙人，他坐在自己的小樹墩上，削刮着楓木製的小笛子。之後，在靜靜的黃昏，當所有樹木花草都已入睡的時候，當眉兒似的月亮慢慢地從樹林裏爬出來，靜靜的夏夜到來的時候，他會吹奏起他的小木笛來。



二 山 雀

院子裏是一片嚴寒。

每天早晨茶後，我穿得暖和些——穿着毛皮大衣和氈靴，出去散步一會。首先，我跑到花園裏的蘋果樹邊，那裏，我和爸爸造好一個餵鳥的小食槽。

早在一個月以前，爸爸又在那裏添置了一塊小木板，我就把各種糧食粉屑和穀粒撒在這小木板上。

給鳥放好新鮮的食物以後，我就到山上去滑雪。天氣是冷得這樣的厲害，使得我的臉和手都凍結起來了，我只好回家。

我在家裏玩耍，常常跑到窗邊去看院子裏怎麼樣了。園內的樹由於霜已成爲一



片白色，太陽像透過霧一樣朦朧地照射着。

呵呀，在外面自由生活的東西多麼冷呀！鳥差不多都不出來了，牠們隱藏在屋頂下，躲避凜冽的寒風。

有一天早晨，我從屋裏跑出去給鳥送食物，突然看見圍牆旁邊有一小堆羽毛樣的東西，我就走過去。

一隻山雀直挺挺地躺在雪上，牠動也不動，牠的眼睛閉着。

我拾起這隻小鳥，竭力對牠哈氣，使牠溫暖。「不幸的鳥呵，難道牠就完全死了嗎？」——我這樣想。

就在這時候，山雀突然張開了像小珠子一樣的黑眼睛，但立刻又閉上了。

「活的，活的！」——我高興地叫着，兩手托着小鳥跑回家去。

到了家，我和媽媽把山雀放在棉花上，關在籠子裏，再把牠放在火爐附近。

「媽，你覺得怎麼樣，牠活着嗎？」——我老是這樣問。

「我們等着瞧吧，我想牠會熱起來的。」媽媽回答。

大概過了半個鐘頭，我已完全失望了。突然，這隻小鳥像睡醒了一樣，牠張開眼睛，吃驚地站了起來，大聲地叫。接着，牠抖抖身子，修整着牠的羽毛。

我小心地給牠放進籠子一小杯苧麻子 and 一小碟水。

可是小山雀並不怕我的手，牠只輕輕地跳到籠子的另一頭，當我縮回手來把籠門關上的時候，牠立刻飛到杯子邊上，啄起苧麻子來。

「媽，牠够馴服啦！」我高興地說。

「不，幼拉，牠不是馴服，牠是餓。要知道，現在小鳥們很難找到牠們的食物。」

「牠們爲什麼不都飛到我們的小食槽來呢？每天早晨，我會一樣地撒食物招待牠們呀！」——我問。

「因爲不是所有的鳥都知道你的小食槽，現在的這隻鳥大概是從很遠的什麼地方飛來的。」

山雀盡情地吃了一個飽，從碟子裏飲了一點水，就在籠子裏不停地從這一竿上跳到那一竿上。

我把籠子放在臥房的窗上，就去做自己的事。

爸爸回來吃午飯了，他望了一下山雀，說：

「等牠在籠子裏住兩三天後，可以把牠放出去，讓牠沿着房間飛。」

「假使牠飛出大門，或者飛到通風窗上飛走了怎麼辦呢？」——我不安起來——「牠不是又會凍死的！」

「不，現在牠不會餓死，也不會凍死。」——爸爸回答——「鳥兒都是很伶俐的，如果我們在這裏飼養過牠，使牠溫暖，牠會在整個冬天逗留在我家附近，會很快地找到你給牠預備的小食槽。」

「那麼我們到那時就放走牠，好嗎？」媽媽這樣提議。

可是，和這隻可愛的小鳥這樣快地分別，我覺得很可惜，於是我說：「讓牠暫時住在我們的籠子裏，使牠溫暖、肥大起來，等春天來到的時候，我們再放走牠。」

山雀在我們這兒度過了整個冬天，牠很快地完全恢復了健康，整天從這一竿上跳到那一竿上。這小鳥兒變得很馴服了，當我給牠放水杯或者在

小食槽撒了麻子的時候，牠在籠子裏動也不動。

有一次，牠甚至不等我給牠放好食物，就高興地叫了一聲，直跳到我的手上來。這山雀在我手上跳一次，又跳一次，接着稍稍停留下來，偏着頭，突然啄我手指上的黑痣——啄着，甚至輕輕地往牠懷裏拉。很明顯，牠認為這是麵包屑或小穀粒。可是當山雀明白這是完全不能吃的東西後，牠有趣地搖一下頭，然後就用嘴在我的手上擦抹。

我覺得很够味，就沒有從籠裏縮回手來，山雀看來和我的手廝混熟了，牠時而在我的手上跳着，時而飛到竿上，時而又跳下來。

最後，我的手撐得疲倦了，就從籠裏縮回來，跑去叫媽媽，要她來瞧一瞧我怎樣奇妙地馴服了這隻小鳥。

我在廚房裏找到了媽媽，她正在煮牛奶。

我耐心地一直等到她從爐竈上取下牛奶，走到房裏去。我們一道走進飯廳，正想打開門到臥室裏去。

「等一會，幼拉，別進去，要把通風窗關上。」——奶奶說，「是我就在那兒打開通風窗使房裏通風的。」